

卷七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097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

疏記

正義

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曰道
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
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
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
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訖斤密反。正義曰言五服

東漸至成功

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於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闖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

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傳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

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

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敍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

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

天成是天功成也。

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

天成是天功成也。

卷終

尚書註疏卷第七

唐孔穎達疏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傳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奴姓之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鄆縣

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鄆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甘誓。正義曰發首二句

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

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鄆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言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正義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慢

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

○侮士甫及正如字徐音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

天用勦絕其命

傳用其失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

○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

傳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罰音伐

于左汝不恭命

傳

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傳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才

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傳

御以正馬爲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傳

○御魚反

用命賞于祖

傳

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也

○孥音奴

至戰大戰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

敢違天也我旣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

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

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弗用命戮于社

傳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

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

○戮音六北如字

又音佩軍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

傳

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也

○孥音奴

至戰大戰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

敢違天也我旣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

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

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

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于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大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

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三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戢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侯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累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傳啓

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五

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于馬云止也汭如鏡反本又作內音同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卽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五子之歌

傳啓

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

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三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傳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

本又作脩豫本又作豫悅音同滅厥德黎民咸貳

傳

君喪其德則衆

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喪息浪反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

無法度。

○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音洛

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

反。○攷

傳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攷

音田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

反。○攷

音田

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胡細反距音巨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攷

御侍也言從攷或作才用

非。○攷

音胡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攷

述循也歌以敘怨。○攷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距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

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旣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旣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攷戶主也。○正義曰釋詁文

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羿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傳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

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分扶問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傳言

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傳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

又息暫反見賢遍反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傳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懷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傳其一至不敬

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

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

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

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懷懷乎危懼若腐索之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内

作色荒外作禽荒



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

獸



傳作爲至鳥獸。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

驃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白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彌牆



甘嗜無厭足

峻高大彫飾畫

甘音戶反

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

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傳陶唐至四方

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

陶唐三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傳

言失堯之道亂其

法制自致滅亡

○底之履反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傳

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

洪貽遺也言仁及後世

○貽以之反遺唯季反

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傳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

○覆芳服祀其四至絕祀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反供音恭

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

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旣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

傳

君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

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傳

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

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譜云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爲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曷何也言思而悲。曷反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仇

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

賢士○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悵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

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或作唯

疏○正義曰嗚其五至可追

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仇**仇怨至國乎。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義和涵淫廢時亂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澑於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澑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胤往征

之作胤征

傳亂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國名

胤征傳

奉辭伐罪日征

正義和至亂征。正義曰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地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亂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傳**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

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伐罪。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

卷之三

命掌六師傳仲

康命胤侯掌玉六師爲大

司馬羲和
邑以酒迷

廢厥職酒荒于亂不修其業

厥邑 傳舍其職官還其私
捨胤 后承王命徂征 傳徂

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疏 惟仲康至徂
惟仲康始卽

征。正義曰

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又有羲氏和
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
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
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
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
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
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太
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
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
羿旣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
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
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都不言羿浞之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傳**誓勑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徵 **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

告于衆曰嗟子有衆

舊約全書
誓言之

有常憲 傳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

木鐸徇于路 舊 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適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舊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官廢職服大刑告于至常刑○正義曰亂侯將征
正義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微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樂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傳〕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訓適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釋〕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也。〔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

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

離次。〔傳〕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倒丁老反

沈亂于酒畔官

惟時

擾天紀遐棄厥司

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

所主也。

倣本又作併。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嗇色

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

王之誅

閭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

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

主其官而無

時者殺無赦

政典

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

先時謂曆象之法

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

先悉薦反又如字訛先時

不及時

者殺無赦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後胡

正義曰惟時至無赦。豆反

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羲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

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倣始至所主正義曰倣始遐遠皆釋詰文據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行天一周又遂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令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三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

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極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自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九日有餘分爲入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卽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傳將行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傳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峴岡玉石俱焚

傳山脊曰岡

峴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音昆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

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

王師者皆無治

殲子廉反魁苦回反

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

傳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

○汙鳥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涴泥著物也一音鳥臥反

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

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

允用功

傳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憇音茂

包今予

哉○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

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
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
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
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
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
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
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
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
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
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殺淫湎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
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
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王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
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
於火○正義曰逸卽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

自契至于成湯入遷 **傳**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
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傳** 契父帝嚳都亳
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曠
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
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 粢滅至無治○正義曰粢盡也釋詁文舍人曰粢
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
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
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原出於此

帝告釐沃 **傳**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毫旁各反徐扶
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正義曰自此已
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毫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毫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闢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

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毫之土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生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毫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上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毫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讚者云：湯居毫今濟陰毫縣是也。今毫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毫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子稱湯居毫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毫衆爲之耕。曷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毫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傳

告來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旣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譽也。

湯征諸侯

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

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祇巨
支反

傳葛國至於葛。

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

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毫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作湯征

傳述始征之義也。

伊尹去毫適夏

傳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傳

伊尹至於桀。

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間也與此說殊既醜有夏復歸于毫方至日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入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

又反

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鳩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上

尚書註疏卷第七

